

独上高楼海气寒

——沈尹默致潘伯鹰

一个时代的审美,或是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往往会因时空的转换而转变。时代与个人之间,对审美观的认同,又常常是互为屈从互为影响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颦。”就譬如我所经历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长头发、喇叭裤刚刚流行时,怎么都都觉得帅,等到它渐渐落伍,怎么看又都觉得土。那时来城里的打工者,对信息及流行的接收与消化都会晚一拍,人家都已经凋谢了,他们多半仍以这种装束招摇过市,时髦未跟成反留下笑柄。不过这也难免,一个人真正能不为时代左右,所谓“立志不随流俗转”,那是很难得的。

书法的审美也有时代的因素,毋论尚韵还是尚法、尊帖或是尊碑,多少都会受时风的影响。虽然说“用笔千古不易”,然“结字因时相传”,每一阶段的流行书风,都会留下深远的时代烙印。康有为尊碑,沈尹默擅帖,其实真正的高手并不会把两者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碑具粗犷宏肆,帖有飘逸萧散,而书法能宏肆而萧散,则更见神采。康、沈都是立于时代潮头的领军人物,于碑于帖,各擅胜场。问题是我们的审美,会因不同的时俗而转变。即使是一件堪称完美的审美对象,但由于审美出现了疲劳,也难免见异思迁。

沈尹默先生是海派书法的一面旗帜。于二王法书,褚遂良以及苏米诸帖,无论结构还是点画,均烂熟于心,临写起来是形神兼备,几乎无可挑剔。其功力之深厚、笔法之精到可谓无人可及。故谢稚柳曾评道:“秋明书法横绝一代……”笔力遒劲,书风俱老。以论正书,盖数百年中未有出其右者!抗战时沈尹默在重庆,闲暇时临帖无数,稍不满意就丢弃在字纸篓里。一次被于右任从废纸篓里检出一页沈临写的《兰亭序》,看了大为惊叹,即装裱成手卷而珍藏。类似的故事张充和也说过,那时她也在沈先生的废纸篓里“抢救”出好几件精品。

然而,也许就是审美疲劳的缘故,美看多了就会有点麻木生厌。关于沈氏书法也常有论者觉得他继承多于创造,风格上似有一味甜俗之嫌。持此论者必搬出当年陈独秀语“刺”沈尹默的故事,也就是陈独秀初次到沈的寓所拜访,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独秀,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甚俗人骨……”刘三即江南文士刘季平,是陈沈共同的好友。那首被陈独秀称作很好的诗。就是沈尹默醉中即赋的《题季平黄叶楼》:“眼中黄落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刘三读了非常赞赏,就请沈用宣纸书写后贴在壁上,于是就有了陈独秀看后的快人快语。那一年,沈尹默才二十五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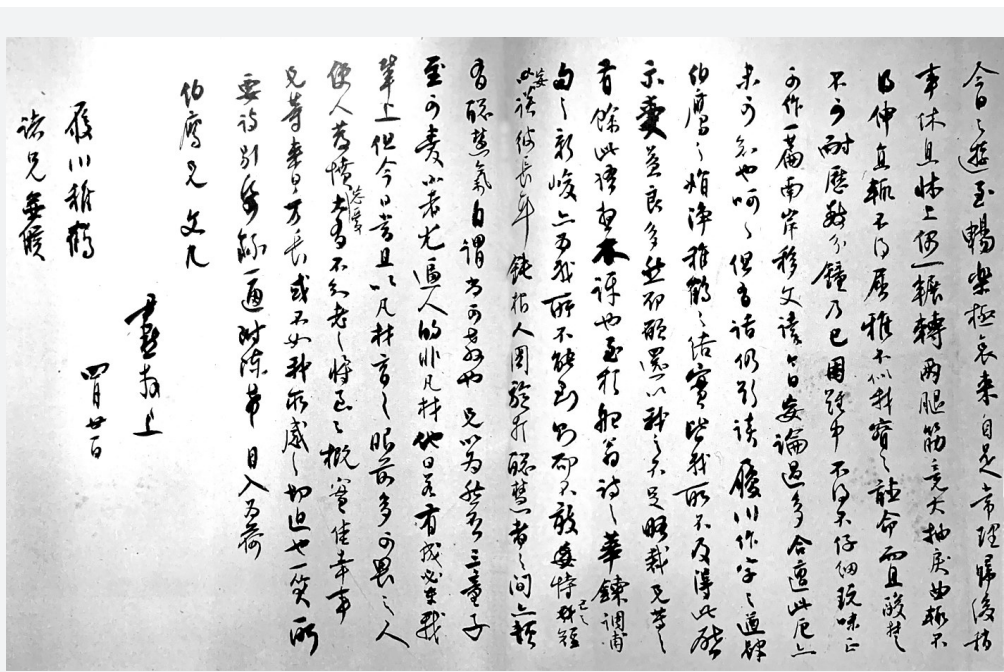
这一则故事对沈尹默而言,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它最早的传播者就是沈老自己,一九六一年,年近八旬的沈老将这段轶事写进自己的回忆文章《我与北大》中。沈老说,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刺激吧,从此我就发奋钻研书法了。可见在此之前沈尹默于书法还未真正的发力,那么再大成就的书法家,都应有他的稚嫩期吧?沈尹默自然也

一日从书橱中翻检出一幅任政四

体书法扇面的复印件时,眼前重现书友王志毅先生一年前让笔者目睹此墨宝原作时的情景。王志毅先生自幼爱好书法,七八岁时就涉猎砚池,又喜金石。在其母引见下,八九岁时即拜教于艺术大师,先后幸运地以篆刻大师陈师曾、书法家大师胡问遂为师。由于其从小天资聪颖,又好学好奇不倦,在实践中锲而不舍地磨炼,所以二十几岁时,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尤其在印艺上攻研《说文解字》等专著并捉刀练艺,将书法、章法、刀法融会于心,无论汉白元朱都渐臻火候,深获大师们的垂爱。那天笔者采访志毅先生时,他深情地回忆了40年前的一幕。那天正值元旦,他趁假日专诚去任老寓所谒拜,目的是冀求任老的篆字题词。任老闻听后,当场挥毫书写了“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八个篆字相赠,还亲切地说:“如今篆字自己也写的不多,不过在30岁左右时曾写过一幅四体扇面,尚保留着,其中有篆书体,你可拿去看看参考一下。”接着就到书柜中翻找出已珍藏了32年的这幅扇面(题丙戌年即1946年所写)。当时,志毅喜形于色,一面接过扇面,一面情不自禁地连连说好。心中涌出对任老亦诚相待、无私传道崇高品格的钦佩。

面对着仍然散发着墨香的扇面,笔者看到上面挺秀、峻美的正草篆隶四体书法后,从心底里流露出惊喜与震撼。那潇洒的风貌,劲毅的神采,夺眼球的张力,实为罕见,不啻为一幅精彩绝伦、布局精妙的山水画,相信观者看后都会由衷叹服。

笔者边听边想,思潮翻滾,联想起1962年春,在上海市青年宫报考并参加了由沈尹默、胡问遂等前辈大家倡办的书法培训班学员。任老正是当年十多位任课教师之一,而且还是笔者所在班级的主讲老师(班主任)。后来,也由此借光师生之情,曾有幸多次喜获任老用楷书、隶书、行草等书体所撰写的精美题词,现都作为墨宝保存并不时取出拜读、欣赏。但任老的篆书造诣,尚欠眼福,



沈尹默致潘伯鹰

不例外。此后,他首先取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细加研读,苦苦探索用笔法则。并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后《鬻宝子》《鬻龙颜》《郑文公》等,无所不窥。他曾自述于北碑中,最喜《张猛龙碑》,又参入《华岳庙碑》,着意于横平竖直,每作一笔,辄屏气为之,如此数十年不辍,在北碑中浸渍了相当一段时间,自一九三〇年始,先生自觉腕下有力,乃重新再学行草书,临二王、智永诸人墨迹,同时遍临诸书。沈尹默学书立意高远,他独上高楼,博览群书,深厚的学养和诗人气质,使他的字中自然有一种飘逸清雅的书卷气,郭绍虞曾评论他的书法“妙在熟中见生,功夫得力于字外,纯从学问而来”,诚然,字外的功夫,实为他人最难超越之处。

近年来,沈尹默的书札时见于拍场,也许看惯了正规的对联条幅,再看看随意的尺牍手稿,能感受到书家的另一番景象。古人云:“告不如简,简不如草。”此告即朝廷所书的诰令,书写时须极其庄重严谨,哪有朋友之间的书简随意?这里的一页尺牍,乃沈尹默写给好友潘伯鹰,二话不谈,颇有趣味。

今日之游至物,乐极哀来,自是常理。归后稍事休息,床上偶一辗转,两腿筋竟大抽疼,曲辄不得伸,直辄不得屈,推不似我腕之所听。而且酸楚不可耐,历数分钟乃已。固中不得不仔细玩味,正可作一篇南岸移文读。今日妄论过多,合遭此厄亦未可知也。呵呵。但有话能欲谈,履川作字之道肆,伯鹰之娟净,稚鹤之结实,皆我所不及。得此启示,受益良多。然却思以我之不足,略裁兄等之有余,此语想不讶也。至于船翁诗之华隼,调甫向之新峻,亦为我所不能,到则却不敢恃己之短妄谈彼长耳。钝根人周旋于聪慧者之间,亦颇有聪慧气,自谓尚可教也。兄以自然否?三童子至可爱,小者尤通人的非凡材,他日若有成,必在我辈上。但今日当且以几材育之。眼前多可畏之人,使人发愤忘忧,大有不知老之将至之概,实在幸事。兄等来日方长,或不加我所感之切迫也。一笑。所要诗别纸累一通附陈,希目入为荷。伯鹰兄文几

尹默拜上 四月廿一日

履川、稚鹤诸兄并候

潘伯鹰也是现代著名的诗人、书法家,精于文史,对文学颇有造诣。早年曾创作小说《人海微澜》等,于报上连载时甚获嘉誉,引起大文豪鲁迅的关注。在书法上引沈尹默先生为同调,得力于二王、褚遂良一路。虽然沈尹默年长于潘二十余岁,但沈一直视潘为忘年之交,惺惺相惜,丝毫没有居高临下之意。而潘曾任章士钊的秘书,从辈分上说应是沈先生的晚辈,故谊在师友之间。据说能人潘伯鹰“法眼”的朋友目无余子,难怪陈巨来笔下的“十大狂人”,潘当之无愧。

这封书信未署年份,从内容以及沈潘之交往来看,应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抗战期间作为陪都的重庆,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集聚了大批的文化界名流。其时,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

壮、江庸、潘伯鹰等人发起,还成立了一个饮河诗社,社员还有陈寅恪、吴宓、马一浮、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高二适、谢稚柳等,阵容之豪华,一时无两。一九四三年春,饮河诗社社员在重庆红岩村举办了一次“雅集”,张宗祥、沈尹默、潘伯鹰、乔大壮、江庸、刘禺生、曾闻川、吴稚鹤等人也都参加了这次活动。沈尹默的此信落款为“四月廿一日”,是不是就写于这次活动之后?只能说存在这个可能。尤其是信中候到的“履川、稚鹤”,都是参加了一九四三年春饮河诗社“雅集”的诗友。这两位是潘伯鹰的同窗好友,一为曾克端(字履川),一为吴兆璜(稚鹤),皆属有学问的年轻人,也是书法家。沈尹默很谦虚,历数了年轻人在书法上的胜己之处,以示年轻人的可畏,以及自己年轻人的交往也受益良多。

好友之间的通札大体是轻松随意的,此信的开篇,说了聚会的开心以及过于疲惫造成回家的痛楚。然后还自己幽默一下,把伤痛归罪于可能是自己口无遮拦,“妄论过多”,然后“呵呵”两字,一笑释然。我们今天的网络语,常常于无法接聊之际,以“呵呵”代之,看来早已有之也。

沈尹默的此页尺牍,整篇自然流畅,一气呵成,它可能还不算是沈氏尺牍中最为出色精彩的,但比起他过于正式的字幅书写,则刺刺轻松从容,飘逸多姿。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沈老已八十高龄,由于他双目高度近视二千二百多度,几近于盲,但他依然能凭手上的感觉,将字写得俊逸洒脱。一九六二年,经上海市文化局等单位筹备,上海美术馆隆重举办了一次沈尹默书法展。那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因公来沪,于是在百忙中也拨冗前去参观。那次观展之后,总理也请沈尹默写幅字。沈尹默人真默写了一首毛主席《沁园春·雪》。可能是面对总理,那幅字写得反而太拘谨了,写完之后沈尹默不满意,于是又重写了一幅。写第二幅时,沈尹默终于放松了心情,一挥而就,反而神完气足。总理自然是大智慧者,他笑着说:“两幅都写得很好,我全要了!”

写得松,是书法的一种境界。当然,前提必须是具有相当功力的书家而言。若是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写得再松,那也不可能有什么境界。

●王德彦

海派书家捭谭(四十一)——翁同龢

2016年11月7日至16日,上海图书馆举办了“琼林济美——上海图书馆翁氏藏书与文献精品展”,这使我提起了写写翁同龢的兴趣。翁同龢(1830—1904)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举足轻重,其学问自不待言,其书法也是“终日为人作书,手腕几脱”。但翁同龢可以被归入海派书法家之列吗?回答仿佛是肯定的。《海派书法百年百家作品集》第四个书法家就是翁同龢。《上海美术志》中记载翁同龢“晚年居上海”,《海上墨林》也记有翁同龢条目。这些文献记载都表明翁同龢作为海派书家的身份是普遍认同的。但翁同龢与上海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翁同龢在上海是求学还是朝生?是路过还是寓沪?笔者试图在此文中与您一起探个究竟。

翁同龢祖籍常熟,生于北京。一生客京为官,罢官返乡后居于常熟。鄙人不才为了厘清翁同龢与沪上的关系,并找到真材实料,鄙人不敢随便在网上搜索,只能用笨办法,逐页核实《松年谱》(翁同龢自定年谱)和周文晓编著《翁同龢年谱》,但都没有翁同龢“晚年寓沪”的记载。于是又查找台湾历史作家高阳著《翁同龢传》,是书也没有提到翁同龢寓沪的经历。幸运的是在上海历史学家谢俊美著、周谷城题签的《翁同龢传》中找到翁同龢在上海的两段经历:一次是“回籍丁忧”时。1873年“3月12日(二月十四日)翁同龢离开杭州,与15日(十七日)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游览上海。……20日(二月二日)回到常熟。沪上三日游,不仅使他对他变化中的上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也使他增长了不少洋务方面的知识,对他日后赞成和支持洋务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一次是1889年(光绪十五年)第二次“回籍修墓”之际。“翁同龢到上海后,正好遇上台风,船行受阻,滞留沪上十余日,滞留期间,他对上海再做考察。”后来就仅仅是“路过”上海而已:1898年被罢官,“7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翁同龢乘坐招商局‘新欲’号轮到达

评价篆刻作品,常会听到“这印有古意,好!”或“这印次古意”。

中国传统艺术强调贵有古意,传统书画如此,篆刻更是如此。篆刻所用文字,形式不仅古老且又受到文人追求古意美之审美取向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审美取向直接影响当今篆刻之创作及作品之评判。

何谓古意?我认为古雅与古拙之意象与意趣,是作品呈现与散发出的古旧气、古味特征、古雅气息及古拙率真之自然美。

古意,又是一种艺术追求之情怀,一种意韵,一种艺术感受。是时间逝去给我们的神秘感,是经历了历史沧桑之后所展现出的一种自然时空感,但又有着“似曾相识”之亲切感。

印之古意又从何而来?是线条,是篆刻人印之文字,是整体气息。这三者如有古意,印则古意盎然。

印之古意,诸多印人喜之,求之,然何以使其有之?我以八个字概括:“苦练”“多记”“多用”“做印”。

“苦练”线条,线条乃篆刻之根,印之线条古拙且有灵气,其整体必将古意自现。线条古意之形成非一日之功,印人唯有深入了解并研究不同材质(如铜、砖等)之古印、不同手法(如凿、浇铸、盘等)形成之线条其各自古拙特征以及各线条线性形成原因,同时又经长久苦练(有天赋除外),方能真正形成有古意又有自我特征之线条。

“多记”古字、异体、结体古拙奇特及他人不常用之文字。文字唯有靠平时多记才能不断积累,熟记于心,创作时才能随心所欲。“多用”已积累之古字、异体、结体古拙奇特及他人不用之文字并使其印化融入印中。用好古字,印之古意自生。

“做印”,也可谓之“做旧”,即篆刻之印通过后期制作去其火气生成古意,“做印”是能让印之整体生成浑厚、古雅、古拙气息之有效手段。

“做印”看似简单,若要做好,唯有深入了解研究与各类古印整体古意相关之问题。如各类古印及其他古物之古意特征有哪些?是“破”还是“旧”?古意之旧气一定要破才能产生?……诸多问题真正研究透,我们才能实施如何“做印”。

我喜做印更研究做印,体会到做印乃“做旧”而非“做破”,破并非是旧气,可能是破碎,旧气也并非要破(古玉印也有不破,但古意十足的)。

做印,对于每位印人而言都有各自心得与独门法宝。传说一代宗师吴昌硕有鞋底摩擦法,马士达有食盐手摩擦法等,各有所长但皆秘不示人(据说吴昌硕做旧避开学生,上楼做完后再给看,马士达也只在印面上放置食盐再用手指摩擦食盐与印面,但从不当众演示),以我之体会,鞋底摩擦法尚有可能,马士达手摩之法则有忽悠学生之嫌。还有当代印家著书教授印章做旧法,更有“榔头帮”传授敲砸做旧法,所做破碎之状杂乱无章,毫无旧气古意之感,此做还不如不做,此等做法既误导印友又损美石,贻害匪浅。

做旧并不神秘,我通常用一把刻刀,施用不同刀法即可完成(技法细节因篇幅所限不能详述)。技法人可学能做可创,简单做旧不难,做好则难。做得好坏不单取决于工具与技法,更多取决于对古意之感悟。印在何种情况下才须“做旧”?印面何处须“做旧”?何种形态?何种趣味?做旧至何等程度才是恰到好处?这些问题才是考验印人“做印”之功力所在。让“做印”真正做到画龙点睛,而非画蛇添足。

我在《3D印,篆刻新概念》一文中曾言“让文字与印式呈现三维视觉效果并不是最难,而真正之难在于既要做到3D又不失传统古韵!”这古韵就是篆刻之古意。

对于印之古意,因各印人理解与感悟不同,不喜古意而弃之者有。而我之感悟,古意乃印之魂。

篆刻:文博之府

作者:夏宇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篆刻:文博之府

夏宇

印之古意

上海市第九届篆隶书法展获奖、入展名单

上海市第九届篆隶书法展共收到作品868件,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和现场测试,共评选出获奖作品15件、入展作品116件,现将获奖、入展人选名单如下(按姓氏笔划排序):

获奖名单(15人)

王斐斐(宝山区)
苏奎(松江区)
何常曦(浦东新区)
沈张灯(长宁区)
张纪怀(黄浦区)
张明强(奉贤区)
邵平(浦东新区)
易金华(金山区)
赵玮(青浦区)
胡群(奉贤区)
胡慧雯(奉贤区)
徐俊峰(青浦区)
唐建平(金山区)
谢予东(闵行区)
管如义(嘉定区)

入展作品(116人)

浦东新区(17人)
王道文 朱健忠 刘亚晴
李翔 李亚凯 杨贺然
肖瑞麟 张建春 陈才
陈晓 邵冰红 金成志
金更良 翁容永 高小燕
龚晓馨 潘晓波

黄浦区(5人)

宋汉光 张夕辰 俞伊军
徐梅 曹云

静安区(8人)

孙燕平 杨艳婧 周佩娜
周敏浩 饶金龙 贺孝芳
顾晨洁 戴丽华

徐汇区(7人)

孙忠民 杨真真 张信
陈捷 陈蒙蒙 黄青丽
潘彦芳

长宁区(3人)

刘霆 吴杰峰 陆天艳

普陀区(4人)

汪海滨 张彬 周玉成
蔡嘉鑫

虹口区(3人)

汤胜洲 张婷 张希平

杨浦区(8人)

冯曹波 朱官华 刘敏
李元凯 杨永久 谷志建
施鹤平 曹永泉

宝山区(6人)

王道雄 庄蕊嘉 李敏捷
杨建华 张凯发 曾勇

闵行区(12人)

王利智 王宜明 朱兴曼
杨健 张恒 张亚琦
陈磊 陈力 陈志轩
郑洋军 单闻闯 柴小山

嘉定区(8人)

王壹 包仕武 周上游
顾志东 程华夏 谢言付
管福宝 侯转运

松江区(19人)

马骏 王兆钢 王勇旗
任行志 李自君 杨奕然
邱泽远 张远会 张莉萍
张慧远 范明伟 林锁
周瑜 徐秋林 徐根法
唐克强 辜为民 谢贵民
褚旭

青浦区(4人)

吕松霖 江阙渊 池颖华
孙建军

奉贤区(10人)

赵纪飞 夏勤弟 顾军阳
党福龙 徐建平 唐峰
唐诗奕 黄祖明 韩飞
薛涵

崇明区(2人)

郭忠明 黄胜

忆任老的一幅四体书法扇面

●周国富



沈尹默致潘伯鹰